责任编辑：金丽 制版编辑：申慧珍

危急时刻，他三次冲进火场

本报记者●郭惠心



韩冰

2024年6月25日18时，兴安盟某居民区突然传出一声震天巨响。正在接女儿放学的韩冰抬头望去，只见不远处的一栋居民楼浓烟滚滚，火舌正从二楼窗口疯狂窜出。韩冰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把妻女安置到安全地带后，转身就朝着火场奔去。

“当时哪来得及想。”时隔近一年，坐在记者面前的韩冰搓着那双粗糙的大手回忆说。

爆炸的威力远超想象。

居民楼的窗框已然扭曲，震碎的玻璃碎片最远扎进了几十米外人行道上的树干里。热浪一波接一波地向外席卷，混合着塑料、木材、布料燃烧的刺鼻气味，整个楼道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烟，围观人群惊恐地退到百米之外。

韩冰冲到楼前时，只见一位母亲撕心裂肺地呼喊：“我的女儿！我的女儿还在三楼！求求你们，救救她啊！”

“都是当父母的人……那声音，像钝刀子割肉，听着心里揪得慌。”

没有片刻犹豫，这个身材并不算魁梧的汉子捂住口鼻，猫着腰，一头扎进了那个浓烟弥漫的单元门洞。那位母亲也紧随其后冲了进去，在浓烟中带着哭腔喊：“在、在三楼！”

火场内部宛如另一个世界：光线昏暗，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，热浪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，皮肤瞬间传来灼痛感。从一楼爬到三楼，韩冰感觉像翻越了一座大山。

三楼的防盗门被爆炸冲击得严重凹陷，门框也已扭曲。韩冰用肩膀撞了两下，铁门纹丝不动。热浪灼得眼球生疼，浓烟如同沥青般灌入肺中。他后退半步，抬脚对准门锁下方的位置，用尽全力猛踹，连踹数脚才勉强踹开一条缝。在浓烟弥漫的房间里，他摸到了蜷缩在角落的女孩。

“孩子蜷在墙角，眼泪在被浓烟熏黑的脸上冲出两道清晰的印记。”采访中，韩冰突然站起身，比画着环抱的姿势说道：“这么瘦的身子。”他的手臂在空中停留了片刻，才缓缓放下。“她看见我时，那眼神……我说不上来，就像是快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一块浮木，死死地、用尽全身力气搂住我的脖子，勒得我几乎喘不上气。”

韩冰迅速抱起女孩，再次冲过浓烟封锁的楼梯。那位母亲跟在身后，跌跌撞撞地来到楼下远离火场的小区凉亭。围拢过来的人群发出庆幸的叹息，母亲扑上来，抱住失而复得的女儿，哭得几乎昏厥，仍不忘向韩冰连声道谢。韩冰喘着粗气，汗水混着黑灰从额角滚落，剧烈的咳嗽让他感到一阵阵眩晕。

就在韩冰准备缓口气时，一个更危急的消息让他心头一紧——女孩告诉他，楼里还有个男孩被困。韩冰下意识地抬头望去，居民楼的火势此时更加凶猛，楼道完全被火焰封锁，楼道口涌出的浓烟颜色更深、更浓。再进去，危险成倍增加。

“我第二次冲进火场准备救男孩时，火势已经到了顶点。烈火和浓烟充斥着整个楼道，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退回一楼，找些防护工具再进去。”他只思索了几秒，便迅速退回到一楼未起火的区域。危急关头，单位每月组织的消防演练瞬间浮现在脑海。“那时候来不及害怕，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人带出来。”他找来湿毛巾捂住口鼻，又从一户人家拽下一床棉被披在身上，第三次冲进火海。

可火场里的情形，远远超出了韩冰的预想。

楼梯扶手烫得根本无法触碰，热浪把被角烤得卷边、冒烟，浓烟让他几乎分不清楼层。韩冰尽力把身体压到最低，用手掌外侧摸索着温度稍低的墙面，凭着感觉一点点向上挪动。终于摸到一扇虚掩的门，他侧身挤入，快速查看了客厅、厨房，最后在床底下找到了蜷缩着的少年。

“那孩子个子不小了，得是个高中生，缩在床角，浑身抖得厉害。”韩冰说到这里，仿佛又看见了那双惊恐的眼睛。“他瞧见我，愣了一秒，‘哇’一声就哭开了，嘴里不停地喊：‘叔叔救命，叔叔救命！’”韩冰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笑意，眼角的皱纹也随之聚了又散。“我探进身子，抓住他胳膊，一把将他从床底下拽了出来。”

楼道里黑烟翻腾，热浪灼人。韩冰用棉被将男孩和自己裹紧，半架着腿脚发软的男孩，几乎是跌跌撞撞着往下挪。每一步都踩在滚烫的楼梯上，视线模糊，只能靠感觉摸索。“背他下楼那段，我这辈子忘不了。感觉脚底下那双胶鞋底子都被烤软了，黏糊糊的，每一步都像要粘在台阶上。我俩都站不稳，有一下差点一起滚下去……可那时候哪还管得了脚下？脑子里就剩一个声音：快！快出去！”

连拖带拽，两人终于冲出单元门，挪到了几十米外的凉亭。韩冰刚松开手，想撑着膝盖喘口气，男孩却一把死死攥住他的衣袖，眼泪混着黑灰在脸上冲出沟壑，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断断续续、语无伦次：“还……还有一个……妹妹……楼上……妹妹还在……”

这时，韩冰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。怎么办？继续寻找，大家都可能出不去。放弃？万一……这个念头像一根烧红的针，扎在他的心脏上。拼了！韩冰喘着粗气再次转身，准备往更深处搜寻……

就在他第四次冲到浓烟滚滚的楼道口，准备再次进入搜寻是否还有被困人员时，身后骤然传来消防车急促的警笛声。几名全副武装的消防员快步赶到，他几乎是冲上前去，扯着沙哑的嗓子，用最简洁的话语，把现场情况和自己了解的情况一一说明。

看着消防员毫不犹豫地冲向火海、接管现场，韩冰紧绷如满弓的神经瞬间松了下来。他扶住一旁的树干，弯下腰剧烈咳嗽，仿佛要把吸入肺里的烟尘全都咳出来。

“后来消防队员告诉我，整栋楼都搜遍了，没有其他被困人员。”韩冰缓缓说道，“那男孩说的‘妹妹’，就是我先救出来的小姑娘。孩子当时吓丢了魂，话没说清楚。”他沉默片刻，目光望向远方，轻声补了一句：“等一切都过去，静下心来想想，才知道后怕。”

韩冰的妻子抱着女儿赶到现场时，丈夫已经活像个“黑炭头”：头发被烤得焦黄卷曲，脸上、脖子上糊满黑灰，右脸颊还肿起一串水泡。5岁的女儿躲在妈妈身后，怎么哄都不肯认眼前这个“黑脸爸爸”。

“她平时可黏我了。”韩冰掏出手机，给记者展示一家三口的合照。照片里，女儿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，笑得格外灿烂。这个在火场里背得动高中生的汉子，用粗糙的拇指轻轻抚着屏幕，声音忽然哽咽：“要是……要是没出来……”

韩冰把最深的愧疚都留给了最亲的人。采访中，当记者问出那个通俗却直击内心的问题——“您觉得这么做值吗？”韩冰忽然转头望向窗外。阳光透过玻璃在他侧脸上落下斑驳光影，睫毛上细小的水珠清晰可见。“我媳妇后来跟我说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扯过纸巾用力擤了下鼻子，“她说，‘你要没了，我和闺女这辈子都走不出来’。”

这种看似矛盾的抉择，或许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埋下伏笔。韩冰一家三代都在监狱系统工作——爷爷是开荒奠基的老一辈干警，父亲是兢兢业业的职工，他自己也接过这份重担，成为一名监狱职工。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，“忠诚奉献、坚守担当”不只是一句口号，更是融入血脉的信念。从小，韩冰就听长辈们讲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，1998年抗洪抢险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。“战士脖领上的红领章被汗水浸得发暗，却把最后的干粮塞给受灾群众。”韩冰握紧的拳头轻轻捶在膝盖上，“他们拿身子堵决口的样子……”他指了指心口，“像烙铁似的，牢牢烙在了这里。”

长大后，韩冰毅然报名参军。部队的淬炼，让“见义勇为”这颗种子破土而出、生根发芽。他救助过意图轻生的女孩，资助过贫困学子，平日里也总是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

退伍后，韩冰一直在监狱系统工作。单位每月组织的消防演练，他总是学得最认真、练得最扎实。有一次模拟火情处置，他第一个抄起灭火器冲上前，动作规范利落，甚至比专职消防员还要标准。正是这些平日里积累的知识与经验，在2024年那个危急的傍晚，让他在熊熊烈焰中做出了一次次关键判断。

如今，韩冰先后荣获第十五届全国见义勇为模范、“内蒙古好人”等称号。奖章、证书、鲜花与掌声纷至沓来，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生活。他依旧每天准时上下班，把本职工作做得细致稳妥；依旧操心着家里的日常琐事，陪伴女儿慢慢长大；依旧看见邻居搬重物就主动搭手，遇到需要提醒的事就多叮嘱一句……

唯一有点儿不同的，就是来找他采访的人多了些。“老有人来问、来拍，怪不好意思的。”说起这个，韩冰显得有些局促，习惯性地抬手挠挠后脑勺，露出腼腆的笑容。可只要话题一转，说到被他救出来的两个孩子，他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语气也变得轻快又踏实：“俩孩子现在都挺好！知道他们平平安安、日子过得好，比给我什么奖励都强。”

这份欣慰，也收获了最温暖的回应。被救的男孩身体康复后，特意赶到韩冰的单位看望他。男孩比那时又长高了些，脸上重现了少年应有的神采，站在韩冰面前，郑重又响亮地说：“韩叔叔，我长大了要当警察！像您一样，帮助别人！”那一刻，韩冰的眼圈“唰”地红了。他伸出手，用力揉了揉男孩的头发，千言万语涌上心头，最终只化作一句沉甸甸的叮嘱：“好孩子，好好读书，练好本事。”

整理采访录音时，一段空白格外刺耳——那是韩冰讲述妻子流泪时近20秒的沉默。

录音笔里，只录下了窗外孩子们的嬉闹声和他略显沉重的呼吸声。这般鲜明的对比，胜过任何豪言壮语——真正的勇者从来不是无所畏惧，而是明知前路危险，仍甘愿带着忐忑与不安，毅然向前。